

蒙文通文集

第四卷

古
地
甄
微



古地甄微

蒙文通文集第四卷

巴蜀書社
中國·成都

责任编辑：黄小石

封面设计：李文金

古地甄微

蒙文通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盐道街三号)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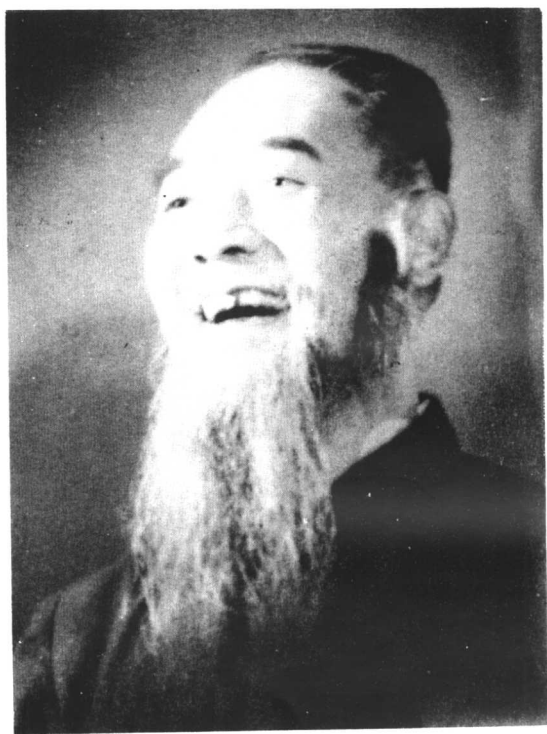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875 插页 2 字数 140 千
1998 年 3 月第一版 1998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80523-781-6/K·163

定价：14.50 元

一九五六年攝於成都



出版說明

蒙文通先生（一八九四——一九六八），四川鹽亭人。我國現代傑出的歷史學家。從二十年代起即執教於成都大學、成都師範大學、成都國學院、中央大學、河南大學、北京大學、河北女子師範學院。四十年代復任四川省圖書館館長兼華西大學、四川大學教授。建國後，任華西大學、四川大學教授，兼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一所研究員、學術委員，並先後任成都市人民代表、市政協委員、中國民主同盟成都市委和四川省委委員。

蒙文通先生在中國古代史及古代學術文化研究領域中，辛勤耕耘了一生，造詣很深，成就甚高。他早年受業於清末國學大師廖平與劉師培，從研究傳統的經學開始了他漫長的學術生涯，後來又向近代佛學大師歐陽竟無先生問佛學與古代學術思想，不斷拓寬研究天地，一生精進不已，終於成為博通經史、諸子，旁及佛道二藏、宋明清哲學的一代著名學者。

一九二七年，蒙文通先生撰成成名之作《古史甄微》，提出了中國上古民族可以江漢、海岱、河洛分爲三系，其部落、姓氏、居處地域皆各不同，其經濟文化各具特徵的學說。其後又以《經學抉原》一書，進一步從學術文化的角度豐富和完善了此說。「三系學說」和當時《古史辨》學派的觀點迥異其趣，但就其對學術界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而言，實可以與之媲美。

蒙文通先生最重要的史學思想是「通觀達識，明其流變」，認為歷史是發展變化的，史學家的任務，在於指出歷史變化的痕蹟，揭示發展的原因。在實踐上，蒙文通先生注重從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中去探索歷史發展的原因。《中國歷代農產量的擴大和賦役制度及學術思想的演變》一文，就是「史以明變」觀點的代表作。

蒙文通先生晚年致力於民族史和地方史的研究，提出崑崙宜為上古一文化中心說，認為巴蜀文化當系自西東漸，楚文化也頗受巴蜀文化影響，山海經就是巴蜀楚上古文化產品的著名學術觀點。這裏，值得大書一筆的是，作為史學家，蒙文通先生懷着維護中華民族崇高利益的責任感，用他生命的最後四年時間，寫成了一部考論古代百越民族史的專著《越史叢考》，縝密地考證了大量的古文獻資料，引證翔實地批駁了國際上一些越史學家覬覦我國領土的種種奇談怪論。這是一部充溢着實實在在的愛國主義精神的書，它的成就標誌着我國古民族史研究的新水平。

蒙文通先生的學術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上述的《古史甄微》、《經學扶原》、《越史叢考》外，還有《古地甄微》、《古族甄微》、《儒學五論》、《道書輯校十種》、《巴蜀古史論述》、《先秦少數民族研究》等專著和學術論文數十篇。他在古代歷史、古代地理、古代民族、古代學術、古代宗教等很多領域都給後人留下了十分豐碩的成果。此外還有數十萬字遺稿尚待整理刊布。

蒙文通先生數十年未離講席，誨人不倦，循循善誘，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學術人材，可謂桃李遍全國。為了更好地保存與集中反映蒙文通先生的學術成果，啓迪後學，我社決定分六卷編輯出版蒙文通

文集。這套文集將把蒙文通先生的主要學術著作全部收入。整理工作由蒙文通先生之子、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蒙默同志擔任。爲了保持作品原貌，蒙文通先生的個別習慣用字，整理時未加改動。

巴蜀書社編輯部

目 錄

中國古代北方氣候考略	(一)
古地甄微	(四)
第一章 上古之開化	(四)
第二章 由《禹貢》至《職方》時代之地理知識所見古今之變	(八)
一 古文化區域	(八)
二 周代之開拓	(一〇)
三 南下水道交通	(一二)
四 黃河南北沮洳地	(一三)
五 黃河區之湖澤	(一五)
六 古代北方之生物與氣候	(一七)
第三章 古長江中下游之水道與交通	(二〇)
一 古期思水	(二〇)
二 古邗溝	(二二)

三 古中江 (一三)

四 古分江 (二五)

五 古南江 (二七)

六 古江陵水道 (三〇)

七 古雲夢九江 (三三)

八 江陵南海水道 (三五)

九 古浮潛入渭水道 (三六)

第四章 《水經注》違失舉正 (四〇)

一 釋濟水經流 (四〇)

二 濟南渠水陰溝諸水之亂 (四四)

三 濟北濮水、瓠子諸水之亂 (五〇)

四 華水與鴻溝 (五七)

五 漯川與浮水 (五八)

六 濟濱名實俱亡 (六一)

第五章 國史上黃河初次改道與狄人東進 (六五)

一 河徙與狄人東進 (六五)

二 趙溝與狄溝	(六八)
第六章 清河、禹河與漯川	(七二)
一 清河與禹河	(七二)
二 漯川爲禹河前古河	(七五)
漢源亭考	(八一)
《華西大學圖書館四川方志目錄》序	(一〇六)
成都二江考——附論大城、少城、七橋、十八門	(一一〇)
一 二江正名	(一一二)
二 二江故道	(一二〇)
三 七橋、大城、少城、十八門	(一二八)
鴻溝由夏肥水過壽春入巢湖通大江考	(一四〇)
鴻溝通塞考	(一四七)
再論昆侖爲天下之中	(一六五)
四川歷代盛衰與戶口登耗考略	(一七七)
四川古代交通路線考略	(一八四)
略論四川二千年間各地發展先後	(一九六)

古地甄微

前後蜀州縣及十節度考

.....

四

(二〇六)

中國古代北方氣候考略

海岱之間，自古擅交通地利之便，而黃河流域，於古尤得氣候之和。海東學者有議以長江氣候地利之美，何以不發生文化。因疑苗族爲中國文化之創始者。是未究中國古代氣候之變也。《禹貢》於冀州曰「島夷皮服」，可見北土之寒。於揚州曰「島夷卉服」，可知南地之暑。泰山之麓，徐兗之間，服臬絲，宜桑麻，則上古之世，黃河流域氣候之和可知。宜文化之遂發生於斯地斯時也。試詳按之，《唐風》曰：「不能藝稻粱」，《豳風》曰：「十月獲稻」，《小雅》曰：「浸彼稻田」。《夏本紀》：「令益與衆庶稻，可種卑濕。」《滑稽列傳》言：西門豹「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溝洫志》言：「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終古爲鹵兮生稻粱。」《國策》言：「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民皆種麥。」皆見古代北方之卑濕爲鹵，宜於稻。《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趙岐說「粢稷盛稻也。」而粢亦有稻餅之訓，知稻爲日食必需，其遍可想。至魯曰空桑，衛有桑土，而桑田、桑中、桑落，尤屢見於《詩》，知其產桑之盛。「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大布大帛，朱紵素絲，則知北土產桑之盛，遠優於今日。《衛風》曰：「籊籊竹竿」，「箴竹猗猗」。《溝洫志》言：瓠子之決，「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榱。」亦見衛地產竹，於漢猶盛。故古者祭食則簠簋，樂則笙竽簫管，簡策以記事，筐筥以

盛物。射則箭，約則符，寢則簟簟簾條，食則箸。惟堂而簾，惟乘而簪，笄以飾，笞以戒，計以算，揚以箕，漁以筍。竹固古者北方所盛產，故器用得恆資之。食夫稻，衣乎錦，而用亦大資於竹，則於北土之植物，可以占其氣候地宜，迄于今則已幾夫絕也。《魏風》曰：「彼汾沮洳。」《書》家言：祖乙徙耿，水泉瀉鹵，邑氏墊隘，山川訾圯焉。《地理志》言太公之封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太山之東，太行之西，高爽之區，尚舄鹵沮洳，而況河水所經，九河支瀆之地。其見於《禹貢》者：有大陸，有大野，有荷澤，有滎澤，有雷夏，有孟諸，有諸野，所謂澤也。《爾雅》所稱：有楊陸，有海隅，有昭餘祁，有圃田，有焦護，所謂藪也。《周官》所著：又有鰼養，有弦蒲，有楊紆，而漑、易、菑、時、沂、沔、渭、洛、汾、潞、盧、維、波、漑，皆所謂浸也。又豈惟汾之沮洳詠於《詩》而已。湖澤既視後爲多，支瀆半爲藪浸。《溝洫志》：「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此亦禹時一大浸也，人漢亦涸竭不復存，皆古今異勢之彰彰可考者。孟子所謂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草木暢茂，禽獸繁殖，驅龍蛇而放之菹，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凡封豨修蛇之說，尤屢見於古記，皆非今日北方氣候之所宜有。荊州厥貢羽毛齒革，揚州厥貢齒革羽毛、惟木。《傳》謂「齒，象牙；革，犀皮。」明荊揚之域，地氣敵瘴，犀象居之，亦有裸國，偃然熱帶。故西人亦注意於我國古文字中多熱帶動植物之象形圖字。而《禹貢》「荊河惟豫州」。豫，大象也。豈豫州古亦產象，故以大象名耶。《呂氏春秋·古樂》云：「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則凡《世俘》所著，孟子所稱，草木

榛莽禽獸逼人之概，惟古昔北方之氣候宜然。《禹貢》於揚州稱「厥草惟夭，厥木惟喬。」於兗州稱「厥草惟莠，厥木惟條。」由今觀之，則大江南北，祇厥木惟條，嶺海之間乃厥木惟喬耳。可見三古木多而雨量豐，洪水猛獸龍蛇之爲人害者烈。人後氣候漸寒，而動植物古時恆見於北方者，今乃漸絕。湖澤爲平陸，而藪浸爲川流也。近代探險家言北極有石炭發現，則北極於前世之爲溫帶或熱帶可知。而探險蒙古者言，世界大動物皆發現於蒙古一帶，則最初依動物爲生之人類，當亦導源於此。美國人類學家遂謂北極一帶三百萬年前氣候極暖，哺乳動物均生於此，其後氣候變冷，動物南下。或因地軸改變之故，而北極、蒙古乃以漸寒。是北方之以漸變寒，事甚顯著。是先民逐氣候之變以遵海而南，棲遲海郭之間，正氣候溫暖和暢之會，亦正智力發育適當之時，於是我東方璀璨之文化，滋興於斯，而展大於三河。正所謂因天時地利，而文化之興，固自非偶然之故也。

本文原載《史學雜誌》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南京中國史學會編輯，一九三〇年九月出版），茲據整理。

古地甄微

第一章 上古之開化

漢族居於亞東，年代已遠，初時領域，史籍罕言。考索推尋，亦可略知其概。殆偏在中國今日版圖之東北部。唐虞之際，十有二州，營、幽、并三州，并在東北。至夏定爲九州，而東北遂以廢棄。《禹貢》九州，至周之《職方》亦九州，然考其山鎮川澤，每州疆界，又以次自東北而移向西南。是先民游牧漁畋之區本在東北，或歷世徙逐，乃漸移於東南。《虞書》「肇十有二州」，馬融、鄭玄並說有幽、并、營，及《禹貢》之九州，爲十二州。是東北疆土，本甚廓廣。至以夏周九州相比，則《禹貢》揚州北距淮，至周則淮入於青，揚雖逾江，而不及淮。《禹貢》岱山、大野在徐，至周以徐合青，而岱山、大野入於兗；青北不及岱，而南則逾淮。《禹貢》、《爾雅》自河東至濟爲兗州，而濟東至海爲徐，周則兗州跨濟而南有岱，東南又侵《禹貢》青州地而有維。古之幽州在燕北，至周以青北爲幽，其川河、濟，其浸菑、時，皆《禹貢》青州地，并侵兗州東北濱海之地，而燕北爲甌脫。《禹貢》荊州之地，在大別以西、漢水之東者，至周皆入於豫。《爾雅》曰：「漢南曰荊州」，則漢東不屬於荊，似豫州南侵而將及於江。《爾雅》：「兩河間曰冀州」，《穀梁傳》桓五年：「鄭，同姓之國也，在

乎冀州。」知冀亦南侵豫州之北，而跨有河南。以上皆九州疆域由夏至周以次南移之事也。《禹貢》豫州東有孟諸，至周而孟諸入於青，則徐已西侵豫州地。《爾雅》：「秦有楊陟」，至周而楊紆爲冀州澤，則冀已西侵雍州。《職方》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則已西侵雍州之華山。孫詒讓復說：豫州西侵梁州漢北之地。《禹貢》荊州大別以東、江南之地，至周遂入於揚。《禹貢》梁州嶓冢以東、漢南之地，至周遂入於荊。《職方》雍州又西南侵《禹貢》梁州嶓冢以西之地。殆至是而梁州遂廢。《呂氏春秋》爲秦時書，秦已併巴蜀，而《呂氏》九州無梁州，此與周實有庸、蜀、羌、髳八國而《職方》無梁州同，正以梁州併於雍耳。以上皆九州疆域由夏至周以次西移之事也。《職方》雖有幽州，其幽州固即青、兗二州地，非復古燕北之幽州。《爾雅》有營州，其營州固即青州地，非復古越海之營州。是以周之九州較夏之九州，已自東北而移於西南。以十二州較夏之九州，其初更益在東北。則漢族較早之根據地，不難推而知也。

再以九府、六水之說考之，則自泰山而北至伊儻，南至會稽，西至華岳，沿海溯河所至，實漢族之故居。《爾雅》、《淮南》皆有九府之說：以泰山爲中，醫無閭爲東，會稽爲東南，梁山爲南，華山爲西南，霍山爲西，崑崙爲西北，幽都爲北，斥山爲東北。是自泰山沿海而北則至伊儻，沿海而南則至會稽，溯河而西則至霍山、華山、梁山。其沿海濱溯河流而發展之情形，可以想見。《呂覽》、《淮南》又有六水之說：有河水、遼水、江水、淮水、黑水、赤水。惟東北至伊儻，故知有遼有河；東南至會稽，故知有淮有江；西至華山、梁山，故說赤水、黑水。乃水不知有漢，山不知有衡，諒長江上

游非先民之所至，白山黑水實漢族之故居，又可知也。

崑崙、黑水，本爲古代神話。漢武帝名河所出山曰崑崙，馬記謂張騫使大夏，烏睹所謂崑崙，知崑崙固不可考，漢武姑名之耳。《天問》：「崑崙縣圃，其居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淮南·地形》：「崑崙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傍有四百四十門。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或上倍之，是謂縣圃；或上倍之，是謂太帝之居。」應劭言：「崑崙玄圃，五城十二樓，仙人之所常居。」則崑崙亦藐姑射山之類，特寓言耳。至《禹貢》所記黑水凡三：「黑水、西河惟雍州」，「華陽黑水惟梁州」，「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雍州之水，何緣得通梁州；三危之水，更無由得至南海。《海內經》：「流沙之東，黑水之間，有山名不死之山。」《淮南》：「食黑水之藻，可以千歲。」此黑水亦神話也。赤水尤不經見，正亦崑崙、黑水之類。

至以九府、六水比五嶽、四瀆之說，則益見漢族後乃遂西南移。《爾雅》說五嶽則泰山爲東，華山爲西，霍山爲南，恆山爲北，嵩高爲中。嵩山爲中，泰山不爲中而爲東，則東土曰蹇。霍山爲南，則南土曰闕。《殷本紀》言：「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比之六水而不見蹇，是亦東蹇之證。《爾雅》又言：「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此五山之方域，則嵩不爲中而華爲中，西曰闕而及嶽，南曰闕而及衡。《郊祀志》言：「三代之居，皆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則泰山爲中者，上世都穹桑之事也。嵩高爲中者，都三河之事也。華